

敦煌古医籍考释



样 本 库

敦煌古医籍考释

主 编 马继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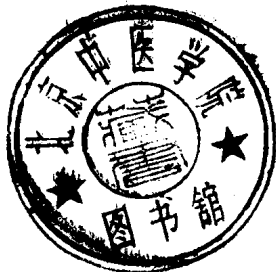
编写人员 (按姓氏笔划)

于文忠 王咪咪 王淑民

朱定华 李庆业 李洪晓

陈湘萍 周笃文 高学敏

特邀编写 王雪苔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180256

责任编辑：宗起国

敦煌古医籍考释

马继兴 主编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2万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90-0154-2/R·32

统一书号：14425·57 定价：8.95元

凡 例

本书共收有敦煌卷子古医书八十余种，每种均分为“书名”、“提要”、“原文”、“校注”、“按语”及“备考”六项叙述。

一、书名

出土每一卷子所写录医书多不止一种，且多缺书名，出土后又多有断裂缺损。而各收藏者所作的编号也每有错误，故必须重新加以整理辨析，厘定书名。

（一）对原卷子错乱的处理方法

现存国外的敦煌医书残卷，其所藏各馆虽有编号（或有简目），但如细加审谛，颇有错乱之处。主要可分两类：

1. 在同一卷子（同一编号）中写录数书者。包括在同一卷子前部与后部分写数书（如P.2115, P.3287, S.5614, S.6245等）及在同一卷子正面与背面分写数书（如P.2662, P.3655, S.1467, P.3247等）。本书处理的方法是，均按其原来的不同书籍分别予以单独标目（如P.2662的正、背面分写两种医书，今均单独作为一种，即《唐人选方第一种》及《不知名医方第十六种》。但在同一卷子分写数书中的非医书部分均非本书所收范围）。

2. 在同一卷子所抄录之书破损断裂，分为数段残卷者，包括同一卷子的不同裂片其馆藏编号相同者（如S.4534为同一书的两个裂片）及同一卷子有数个裂片而其馆藏编号各异者（如S.6168与S.6262本为同卷同书，但共有5个裂片，并误作两个编号）。本书处理的方法是，将各裂片重新予以缀合，以恢复其原来统一的书目。

（二）厘定书名的原则

鉴于敦煌医药残卷，绝大部分均缺书名。故此次整理，均作了

厘定。其命名的原则是：

1. 凡卷子原记有书名者，均仍依据原名（如《明堂五脏论》）。

2. 凡卷子缺书名，但可据存世古传本或佚文辨出原书名者，均据原名（如《新修本草》、《三部九候论》）。

3. 凡卷子缺书名，又无传本、佚文或簿录可考者，均据其所存佚文的主要内容予以命名（如《灸法图》、《不知名医方第一种》）。

4. 关于“种”、“本”、“卷”的定义是：

“种”——同一类别，性质不同的不同著作（内容不同），又缺原书名称时，在此次厘定时，均分别称为“第×种”。如《亡名氏脉经第一种》、《亡名氏脉经第二种》。

“本”——同一部著作，但属于不同写本（抄手、书法及款式均不同）者，均在该书书名之后分记以：“甲本”、“乙本”……。如《平脉略例》甲本、乙本）。

“卷”——同一部著作的同一个写本，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卷子断裂等原因，呈现数段残文，均各自独立成为一个单元（包括现存残卷均藏一处而共编一号，或分藏数处而分别编号）者，均在该书名之后记以“甲卷”、“乙卷”……。如《刘涓子鬼遗方》甲卷、乙卷。

（三）凡在敦煌以外的其他西域出土卷子医书，均在该卷子书名之首冠以“*”号，以示区别。

二、提要

1. 该卷子的形制（即卷子首、尾及中间的缺残与否，高度及长度，有无栏框、行线，所存行数，共抄录几种书籍等）。

2. 该卷子医书的出处（有无古文献出处、其他传本或佚文，保存情况等）。

3. 成书年代及撰者（年代依据及其考证结论）。

4. 原馆藏编号及卷子医书的定名。

5. 抄写年代的考证。

6. 该卷子医书的基本内容。

7. 补充药方目录（对于医方类卷子医书中方剂数量较多者，均

另补“药方目录”，以便学者查阅）。

三、原文

即将卷子医书的全部文字（包括原书的正文与注文）释为现代通用的简化字。但对以下各类文字的处理方法是：

1. 异体字——明确的古今异体字，均直接改为现代通用字，不另作校注。

2. 假借字——均在本文中改正为本字，并附加校注。如有文献佐证者，也同时注明（下同）。

3. 讹误字——均在本文中改正为本字，并加校注。

4. 衍文——明显衍文均逐删，并加校注。

5. 缺文——卷子中的缺文字数较少者用“□”表示。缺文字数无法确定者用“◻”表示。

6. 补文——卷子所缺（或不可辨识）文字，可根据有关校本补入原文，但在所补文字之下记以“·”号，并加校注。

7. 段落与标点——卷子原文多不分段落，亦无标点，今为便于阅读及校注，均酌情分段，并补以标点。

8. 原书正文与注文——卷子医书中兼有正文与注文者，在本书中凡注文均作单行小字处理，（原卷子中注文有误作大字者亦同此例）。

9. 原书中的朱字与墨字——卷子医书中有朱、墨字之分均见于本草类著作中，共有《本草经集注》乙本（THIT^{rr}）、《新修本草》乙本（P.3714）及《食疗本草》（S.76）三种。在本书中凡属原文朱字，均排成黑体字。

至于在《本草经集注》甲本的“诸病通用药”中所标记的朱点、墨点，因本书系据影印本，未见原卷实物，故暂缺。

10. 原书有纠正符号的文字——原卷有倒字符号“V”及废字符号“：”者，均逐改，不另作校注。

四、校注

1. 对不常见的字加注音。注音采用汉语拼音与同音字并列方

式。

2. 对于难释的字与词作简要训诂。

3. 对卷子中的假借字、讹误字、衍文、缺文、补文、某些注文及朱字等在注语中说明。

4. 对少见的病名、药名、经穴名及其他专有术语均作诠释。

5. 对原卷子竖体抄录之“右”字迳改作“上”，不另作注。

五、按语

主要包括该卷子医书与其他校本或古文献资料的对照，处方方义的简释，本草药性的功用主治、针灸孔穴的所属经脉及部位，方药炮炙的补充解说，以及有关该段文字的总括或分析等补充发挥与阐述性内容。

六、备考

主要记述该卷子现存何处及其馆藏编号，本书释文所依据的资料是何种实物（或照片、影印，或影抄件）。

导 言

马 继 兴

一、敦煌医学卷子的来源

本书定名为《敦煌古医籍考释》。其内容是以我国甘肃省敦煌县出土的古卷子医书为主（兼收西域其他地区的个别医学残卷）所进行的研究著作。故首先应对敦煌卷子的来源加以说明。

所谓敦煌卷子，是约在10—11世纪时，收藏在敦煌地区寺院中由隋唐前后人所写录的一大批卷子书籍，因避兵燹之灾被人密闭在该地千佛洞莫高窟的一个石室中的。敦煌本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当时佛教盛行之域。当地不少庙宇大半都开凿建立在山石崖壁上。由于该地气候干燥的特点，卷轴耐于长期保存，因此当时收藏这批书籍的数量估计约在三万卷以上。其内容除绝大部分为佛经外，还有不少史籍、方志、杂家、书契、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杂著。其中也包括了各种医药类著作。这批密封石室中的书籍直到1900年才被石窟道士王圆箓于清扫16号窟石室甬道时无意中发现。1907年英国斯坦因氏 Sir Aurel Stein 闻讯来华在敦煌盗劫了大批卷子。接踵而来的有法国、日本、德国、俄国等均相继盗购，而以法人伯希和氏 Paul Pelliot 为最多。此后由于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与轰动，清廷才正式下令封存残余卷子收归京师，但在解运途中又多散失及劫盗，故运到北京后仅存八千六百卷劫后的残卷。

敦煌卷子虽然数以万计，但自出土之后，除丢失及下落不明者

外，既知者均为先后收藏于国内外公私图书馆及个别藏书家手中并有编目问世可考者。仅据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作的初步统计，已有二万二千五百卷。这些卷子中有关医学的卷子至少在七十种以上，这也是在既知我国出土医学卷子中为数最丰富的。

除了敦煌出土的大批卷子外，自二十世纪初直到现在，在我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主要包括新疆、甘肃、青海等地）还陆续分散地出土了一些残破的卷子碎片，它们也多是隋唐先后写录的书籍遗物，其中也包括了少量的医学残卷。

二、我国出土医学卷子的保存情况

在上述我国敦煌及其他西域地区出土的全部卷子中，属于专门医学（或涉及医药范围）的著作虽然只占其中的很少部分，但汇总来看不论在种类和数量上，均具有相当的规模。为了较全面地说明医药卷子的现存情况，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一）流落国外的敦煌医学卷子

目前在国外收藏敦煌卷子最多的是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均斯坦因氏所获近七千种卷子。开始均用 Stein 氏之名编号（简称“S”或“斯”。由 S.0001—S.6980），但其编目次序如流水帐式，类别混杂，很不完善。因此在1957年以后，该馆按照书籍性质重予分类，改用 Serial 氏号，在这些卷子中和医学有关的著作主要有：S.76, S.202, S.1467, S.1468, S.2438, S.3347, S.3395, S.3822, S.4329, S.4433, S.4434, S.4534, S.5435, S.5598, S.5614, S.5737, S.5742, S.5747, S.5761, S.5795, S.5901, S.5968, S.6030, S.6052, S.6084, S.6085, S.6107, S.6108, S.6168, S.6177, S.6262, S.6245。

其次收藏敦煌卷子较多的是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均伯希

和氏所获约二千五百种卷子(不包括藏文卷子)。其编号均用 Pelliot 氏之名编号(简称“P”或“伯”)。其编排次序也是不按书籍性质分类的流水帐式。在这些卷子和医学有关的著作主要有:

P.2115, P.2378, P.2565, P.2637, P.2662, P.2665, P.2666, P.2675, P.2703, P.2755, P.2882, P.3036, P.3043, P.3093, P.3144, P.3201, P.3244, P.3247, P.3287, P.3378, P.3447, P.3477, P.3481, P.3596, P.3655, P.3714, P.3331, P.3749, P.3930, P.3960, P.4038, P.4433, P.5549 (此外尚有若干藏文医学卷子)。

日本方面保存的敦煌卷子有龙谷大学、天理大学和大谷大学等图书馆及个别私人收藏,但总的数量不多。专门的医学著作既知有1908年由日人桔瑞超氏与吉川小一郎二氏所获的《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一种,现藏于龙谷大学内(编号不详。据《唐钞本》一书赤堀昭文,日本同朋社出版)。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收有敦煌医学残卷一片。存双行文十二行,内容有:“热风入心(原注:此牛热风入心方)”等内容。三本荣氏以为系“牛医方书”。

(二) 散见国内的敦煌医学卷子

在国内保存的敦煌残卷,在图书馆方面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共藏有九千余卷。其中包括该馆已编目整理的八千余卷(见陈垣《敦煌劫余录》)及尚待整理的一千余卷。此外在台湾的图书馆内也有部分收藏。但其内容大多为佛家典籍,未见专门医书。

国内曾由私人保存的敦煌残卷主要有罗振玉、李盛铎、刘幼云……等人。其中罗振玉氏收藏有《疗服石方》残卷一种。系罗氏在津沽书肆中购得后,影印入于其所辑的《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原题:“疗服石医方残卷”)。李盛铎氏旧藏《新修本草序例卷上(第一卷)》残卷一种(《本草概说》卷首有此书图影,《李氏鉴藏敦煌本目录》No.0228记此卷为“本草,背写历日。”今此卷下落不详)。又有

《换须发方》一种,也见自该书,编号是:No.0232(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引《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

此外,敦煌医药卷子流落国内民间者尚有一种,系张偃南氏家藏。由于此卷子从未经人报导,故在此处对此卷的再发现过程有略加说明的必要。

(三)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

十九世纪末,河北威县中医张偃南氏家传医学,所藏医书甚丰。敦煌卷子出土后,闻风前往,曾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一轴。书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绘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图。张氏视为珍宝。歿后传于其孙中医张大昌(为靖)氏。大昌先生多取此书所载方论治病获有良效,并将此书教授弟子,且录有复本两种。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仅抄本幸免。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两教授。经他们鉴定,在结论中也提到:“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与此同时我院王雪苔同志也对此书寄予了很大重视。并专门就此事直接去威县张大昌先生处作了详细调查。并进一步获见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故本书此次的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勘而厘定。

(四) 敦煌以外的西域医学卷子

除上述敦煌出土的医学卷子外,在我国广大西北地区(西域)

也有若干医学卷子出土。它们的抄写时代基本也在隋唐前后。但其数量甚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吐鲁蕃出土卷子

新疆吐鲁蕃地区出土的医学卷子，现知有藏于德国普鲁士学士院者两种卷子，共四种医书均系1902—1903年德国勒柯克（Albert Vonle Coq）及葛林威德（Albert Grunwedel）二氏所获者，即：医方（今名《唐人选方第二种》）残卷、《本草经集注》残卷（以上两种为同一卷子的正、背面，编号为“T11T^r”）。《耆婆五脏论》残卷、《诸医方髓》残卷（以上两种为同一卷子的正、背面，编号为：“T11, Y⁴⁰⁰”）。

吐鲁蕃出土的医学卷子又有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的多种药物价格文书。系铃有唐天宝年间“交河郡都督府之印”者。其编号有以下是一些：

龙3032，龙3033，龙3036，龙3050，龙3054，龙3056，龙3062，龙3076，龙3088，龙3089，龙3091，龙3092，龙3094，龙3095，龙3096，龙3097，龙3098，龙3099。

此外在该大学中尚有编号龙3220的《亡名氏禁方第一种》及编号未详的《亡名氏本草目录》等。

国内方面，已发表的有在吐鲁蕃县境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即新疆博物馆）收藏的《针灸节抄》（编号：65TAM42:48），《熏牛鼻药方》（编号：64TAM19:44）及《菱蕤丸服药法》（编号：64TAM30:10）。三者均为残片，系在吐鲁蕃县境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者。

2. 黑城出土卷子

黑城是我国西域之古地名，在今甘肃省山丹县境内。此处既知出土的医药残片有三种，其中两种为法国玛斯普若氏（Maspevo）所获，即：

编号M.478，系印本之佚名氏方书，仅存数行文字，内容有胸痹心痛、胸痹喘息及噎等疾病之症治。

编号M.477, 只存一行文字, 由于缺文过多。内容大部无法辨别, 仅知其中记有“赤丹”之病名。三木荣氏认为应即丹毒病之一种, 故也视为医学方书。

此外, 俄国Kozlov氏也在黑城发现刻印的《千金翼方》残片一种。三木荣氏以为是元刊本残片。

3. 吐谷浑出土卷子

吐谷浑为西域古国, 在今青海及四川境内。日本龙谷大学藏有医书残片两种。其一为《亡名氏灸法》残卷, 其二为《亡名氏本草目录》残卷。

4. 楼兰出土卷子

楼兰为西域古国, 即鄯善国。唐以前称楼兰, 唐时称纳缚波。今为新疆省鄯善县。法国玛斯普若氏获去一种医学残片, 共5行文字。编号为M.174 (《亡名氏禁方第二种》)。

5. 于阗出土卷子

于阗为西域古国, 在今新疆省和阗县。既知出土的医书有被沙俄劫去的《亡名氏孔穴主治》一种残卷 (见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中国写本编目》一书)。现藏于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 (东方研究所) 内。

除以上所述外, 在我国西北地区还有很多已出土而其藏所不明或尚未发表的医学残卷。由于这些残卷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收集和整理, 故本书中只选择个别较重要的卷子附入各类医书之后。

三、敦煌医学卷子的整理研究工作

(一) 国内外学者整理敦煌医学卷子概况

由于敦煌出土的医学卷子多夹杂散在于浩繁的佛教典籍之中, 致使长期以来国内外医药界人士不能获见其全部内容, 因此一直未能得到较完整的系统整理, 但其间仍有个别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整理

研究工作。其中在原始资料的复制方面，有罗振玉氏影印的《开元写本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吉石盦丛书本》），罗振玉氏排印的《食疗本草残卷》（《东方学会丛书·敦煌石室碎金》本），罗福颐氏影写的《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及王庆菽、陈邦贤发表的部分医药卷子图片。

在有关部分医药残卷的编目及题跋方面，有罗振玉氏、王国维氏、李盛铎氏、唐兰氏、冈西为尔氏、王重民氏、刘铭恕氏、向达氏、罗福颐氏、范行准氏和姜亮夫氏等。

在有关医药残卷个别题目的研究论文方面，有中尾万三氏、黑田源次氏、渡边幸三氏、小川琢治氏、石原明氏、三木荣氏、宫下三郎氏、赤堀昭氏……等。

（二）本书的撰写过程与组织分工

我在五十年代中即陆续收集各种有关敦煌医药卷子中的复制摄影胶片及有关资料，并开始了初步整理和释文。其后不久又邀请王起山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1961年曾以《敦煌医学残卷的初步整理研究》为题，在北京市中华医史学会上作了报告。十年动乱期间此工作暂时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秋此项工作再度提到日程，因而于1981年开始重新集合本研究所和北京中医学院的一些同志组成小组，由我提供原始资料及部分参考资料，拟定全书编写规划及体例、样稿。由王淑民从事补充收集资料及联系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如下的初稿分工：

于文忠：医术类一种。

王咪咪：医经类两种，诊法类两种，伤寒论类两种，医方类两种。

王淑民：诊法类八种，伤寒论类一种，医方类四种，针灸类六种，辟谷等类三种，佛道医方类四种，医史资料类五种。

朱定华：五脏论类六种，医史资料类一种。

李庆业、周笃文、高学敏：医方类十三种。

李洪晓：医方类三种，辟谷等类五种，佛道医方类一种。

陈湘萍：医方类一种，本草类八种，医史资料类两种。

此外，另约请王雪苔同志将他所整理的一种医术类卷子，根据本书统一体例重予编订，收入本书。

经过同志们的辛勤努力，终于在1984年夏陆续完成初稿。嗣后再由我根据初稿的释文和原卷子实物照片进行了复核、注文的修定和编例的统一，予以定稿。此外我还承担了本书目录与凡例的编制、及导言、提要、备考各文的撰写工作。直到1984年12月末本书始得全部完成。

（三）关于敦煌医学卷子的分类

本书将所收集到的敦煌医学卷子分为十一类。即①医经类，②五脏论类，③诊法类，④《伤寒论》类，⑤医术类，⑥医方类，⑦本草类，⑧针灸类，⑨辟谷类、服石类及杂禁方类，⑩佛家医方类及道家医方类，⑪医史资料类。

以上第①—⑧类均是专门医学著作。第⑨类是古代养生、祝由等方面有关的文献。第⑩类是掺入宗教典籍中的有关医学内容。第⑪类则均是和医学历史有关的各种资料，本书仅选择较有代表性的文献，以节录有关医学的原文为主，与医无干者概行删略。

至于在敦煌卷子中还有其他若干涉及医史资料的文献，本书中也不予收载。以下仅举出部分卷子名称，以供学者参考。

在与人体体表部位名称有关的相书卷子方面，如：S. 3395，S. 5969，S. 5976，P. 2797，P. 3390，P. 3589等。

在与某些疾病名称有关的占卜书卷子方面，如：P. 2621₂《事森》之后的有关占卜书（三木荣氏误定作医方书）。

在涉及药物的某些资料，如：P. 2718的《茶酒论》、P. 3303的“蔗糖”。有涉及治疗的某些资料，如：P. 2976的《温泉赋》（天宝元年，742年刘瑕撰）等。

在带有宗教色彩治病符咒的卷子方面，如：S.6168的驱雉(疫病)咒文，P.3749的道家符文，S.5741的“观世音不空羼索心王神咒”，P.2171的《佛说延寿命经》(此书既知又有多种其他敦煌写本)等。

此外，在敦煌卷子中还有若干用藏文写成的藏医著作，它们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及英国伦敦博物院。前者如P.T.1057(《藏医杂疗方》)、P.T.1044及P.T.127(均《藏医灸法残卷》，以上释文可参见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4期及1983年第2期)；后者如India Office56,57(《医疗术》，释文可参见《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其他还有个别未见编号的藏医针灸图及医书。以上这些藏医著作本书暂不收录。

四、敦煌医学卷子的文献学特征

(一) 一般形制特征

敦煌医学卷子和其他敦煌卷子相同，在书册形制方面绝大部分均以卷轴为主。由于卷轴出土后大多残断，故在医药卷子方面很少有全书完整无缺者。

在现存卷轴中，从其长度方面来看，最长的医书只有为数很少几种。如：现藏日本龙谷大学的《本草经集注》甲本。此卷除开首略有数行缺文外，现存全长共17米，高28厘米。考《本草经集注》为梁陶弘景撰，全书共七卷。此卷为其第一卷“序录”部分，也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卷。

再如，辗转流落中国民间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其全书内容虽也比较完整，但由于后来再度亡佚，故其实际长度不详。

其次卷子医书如S.5614(《张仲景五脏论》等书)，P.3596《不知名医方第九种》，现存长度也均在3米左右。

从卷轴的高度来看，一般均在20~25厘米上下。最高的如

S.5614, 高35厘米, 但也有个别较小的卷子, 如T11, Y4。《《耆婆五脏论》》的高度为13.5厘米。

除了卷轴医书外, 在敦煌出土的医书中尚有少数经折装及蝴蝶装医书, 前者如P.3655 (八折, 正、背两面各书九叶, 共十八叶, 每叶五行间或四行)。S.5614 (十四折, 仅正面十五叶书写, 背面十四叶无文字。每叶十三行, 间十四行)。及S.5435 (十八折, 仅正面十八叶书写, 背面十九叶无文字。每叶七行。)

蝴蝶装医书既知有P.3930一种。共八折十五个半叶。

此外尚有未见装帧形式的另残纸叶若干种。

(二) 文字特征

敦煌医学卷子均是用毛笔抄写的书。其字体主要是楷书或行书, 由于它们大多系隋唐前后所抄录, 故在书写的文字方面均可看到以下四种类型的文字。即: 本字、讹字、假字和讳字。

1. 本字

即该书的本文, 这是卷子文字的主要组成部分。本字的写法除采用古人习用的繁写正字外, 也往往杂有隋、唐时民间的俗字和简体字。后者的字形虽异于正字, 但字义完全相同, 因而仍属于本字的范围。如:

刺→刺 從→佻 極→極 虫→蛭 热→熱
葱→葱之类。

2. 讹字

也就是错别字。由于在抄写失误所造成。这一类的字, 不仅有的字形、字音和字义均与本字不同, 还有个别文字是属于只有不同的字形, 而全无音义的杜造字。它们在卷子医书中并不罕见。如:
蟠→需 噫→唉 (P.3287); 疳→蚶 脐→斋 (P.2666) 之类。

3. 假字

即假借字。在卷子医书中尤其多见。从这些隋唐人的手迹中可